

琴台 琴瑟 彥火

書展與旅遊文化(上)

辦公室的案頭一直放着張錯兄的《山居地圖》。張錯兄是南加州大學東亞系及比較文學系教授。

閒時打開他的《山居地圖》代序，總是讀到一段瀟美的文字——加州有一種日本小紅楓，秋天葉枯，春天葉紅，纖指秀麗，風姿綽約，其紅如血，因而頗見珍貴。

小葉紅楓有小花，花香後，以葉取勝，由青變紅，轉眼間一樹紅葉，層層華蓋，有如彩雲疊疊，掩影依稀，無花勝有花。葉壽頗長，由春入夏，直至秋涼，方始枯黃萎落。以葉為花者，以此樹至勝。

一口氣抄下以上二段文字，因為它有一種迷人的魅力。去過加州，也曾下榻張錯兄的家，就是忽略了詩人筆下的小紅楓，這是匆匆如過客的旅人所忽略了。所以近來在西方提倡深度旅遊，更具體地說，即文化之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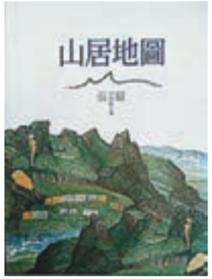
張錯兄那麼具體而微地描寫小紅楓，是別有用意的，因為藉此來懷念他僅有一面之緣的台灣女詩人葉紅。這位女詩人患抑鬱症，在上海自盡。詩人是敏感的，觸景而生

情、傷情，這就是袁才子袁枚所說的「夕陽芳草尋常物，解用都為絕妙詞」。譬如加州的小紅楓，經過詩人的「移情」手法，把無情事物有情化，便勃然生色。這就成了一樞人文風景了。

文化之旅就是把自然風景人情化了，賦予文化的底蘊。話說今屆香港書展年度主題是「從香港閱讀世界人文·山水·情懷」，有點空泛了。旅遊是一個偌大的門類，包括五花八門旅遊產品、旅遊景點、旅遊書……品類繁多。

既然是書展，似乎應強調旅遊文化。常人容易把旅遊與商品社會連結在一起。去書展走一趟，攤位推出大多是旅遊指南，涉及較深層次的旅遊文化甚至旅遊文學，寥寥可數。沒有文化的旅遊，形同一個空殼，欠缺文明的靈魂。

至於旅遊展館，竟是以旅遊的裝備為主，令人誤以為是旅遊商品的展覽，令人啼笑皆非。



張錯《山居地圖》，台灣書林出版社出版。作者提供

天言 知悉 楊天命

「風水神探」又出擊

上一期專欄的「風水神探」故事剛過不久，沒想到又有新一次的風水神探「出擊行動」。話說，相熟的牙醫診所搬遷，我便到新地點拜訪這位老朋友。

診所新址在香港某個隧道出口，當時隧道外正在施工，煙塵滾滾，地面有一個大洞。甫一進門，天命又一次「神探」上身：「哇，搬了診所之後，想必你生意好了不少，多了很多來種牙的顧客吧！」牙醫一臉驚訝：「你怎麼猜到我生意好轉的，動土不是有煞氣嗎？其實我也覺得奇怪，本來還擔心煞氣影響生意，沒想到搬來之後，種牙的顧客多了起碼一倍！」

天命能夠說中，當然不是依靠胡亂猜測。大工程固然容易帶來煞氣，但牙醫這個行業不怕「見血」，「煞氣」反而催旺了「見血」的次數，當然代表前來求診的病人數量增加，利潤也隨之攀升。對於牙醫而言，利潤最大

的，當然是種牙之類的服務。診所外面的地盤大洞，也與填補種牙的意象相吻合。正所謂福禍相依，世間很難有絕對的「好」與「壞」。大型動土這樣的煞氣，換作別人，大概會為之而頭疼不已，皆因這煞氣總不算小，需要邀請玄學家下一番功夫，化解危機。但對於牙醫而言，卻能直接「化煞為用」，皆因這正是他所需要的。

除了玄學之外，日常生活何嘗不是如此？某些致命的藥物，若能控制好劑量和用法，便成為醫生手中的止痛劑、美容針；你每天遇到的難關和挫折，自以為是「煞氣」，殊不知這或許正是日後最寶貴的經驗和財富。

說了這麼多，那麼「風水神探」到底會收取這位牙醫多少「破案費」呢？答案是負數也！不但沒收錢，還要自掏腰包，為他奉上幾萬大元；皆因我也應了意象，此程來訪，正正是來請他為我種牙！

生活 吳康民

文集和老照片

翻開一些早前編寫的文集，想起一些親人和往事，浮想聯翩。老人喜歡懷舊，信然。

先說一本二十五年前為紀念先父而出版的《吳華胥紀念文集》，裡頭不僅涉及許多家事，也有不少父執為紀念先父所寫的文字。這些作者，二十五年來，都已陸續物故。因為這些前輩，我都認識，重讀其文，倍感親切。只有繼母，仍然健在，今年我們子孫輩將要為她舉行百齡壽宴，我雖然已屆風燭殘年，也定要與大妹一起赴汕頭慶賀團聚一番。

先母有我們兄弟姊妹共四人（夭折的不算）。先母早逝，終年三十八歲，是貧病交加去世的，先父在十年後方才續弦，又生有弟妹四人。我們這一輩，共有八人，但我的兩個兄長，都在高齡辭世。大哥終年九十七歲，二哥終年九十四歲，算是長壽。我常說我家是個長壽家族，大舅父和四叔都終年逾百歲。能享壽「登九」的，該算是長壽的了。

二十五年前編輯出版的先父紀念文集，列有一張先父的子孫系統表，先母及繼母共有我們兄弟姊妹八人、孫輩十九人，可說是子孫繁衍，可能見面也不太認識。我的大女兒小惠可說是位親戚聯絡員，只有她才認識我們小家族的全部人員。雖然我們的家族絕大部分只是居留在廣州、香港、汕頭三地，但也許相見不相識，「笑問客從何處來」。還有我的一位外甥，遠適美洲哥倫比亞多年，已樂不思蜀了。

早年出版的先父紀念文集，略嫌過時，望子孫們能再出版一本新編。在老文集中，我這個老頭當年五歲時騎在一隻玩具狗上的照片，比現在我的小孫子海瑜還要小，但也有幾分像。至於我出世不久由母親抱在懷裡的照片，如果沒有說明，誰也不知道他是誰。

俱往矣，照片令人懷舊，也不免令人傷感。好在先人發明了照相機，能令歲月留痕，也令後人可以細細祖輩的風貌，指指點點，說先輩年輕時如何如何，總是家族團聚中的一種話題。

萃神 乾坤 查小欣

周星馳棄名車獨愛單車

周星馳近日罕有地在香港曝光，但並不是做宣傳，而是在駐港部隊新圍軍營，為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，進行一場德育講座，與部隊官兵及夏令營同學交流，分享自己的成長歷程與事業挫折，並認真聆聽同學們的講述在夏令營的收穫和感受，耐心解答同學的疑問。據知，周星馳令不少看他電影長大的同學感興奮。

周星馳表示將自己很多的人生經歷都放進電影裡，如少年時代鄰居裡有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、面對挫折堅強不屈的英雄人物等，都一一呈現在《少林足球》和《功夫》劇情中，在這些經典電影中，滲透著周星馳對李小龍致敬心意，以及他懷念小時候對武俠電影的迷思。

周星馳名成利就，投資房地產甚有心得，連連獲豐厚利潤，身家數以億計，但他從不穿名牌，就算出席記者會，打扮也如一個小工，不修邊幅，也從不見他駕什麼名車、辣跑，反而常被記者偷拍到他踏著單車，四出溜達，甚為寫意。

因為踏著單車，周星馳更成了世紀懸案的主角，話說周星馳當年在敦煌拍《大話西遊》時，每天踏著單車去劇組，竟被偷拍了照片，更清楚看到有雙手從後環抱周星馳的腰，舉止親密，由於角度問題，影不到後座女人的樣子，引起各方猜測，究竟那神秘女人是誰，廿年來一直猜測不斷，周星馳本人也未正面回應過此事，有人說是藍潔瑛，有人說是朱茵，還有網友調侃其實是吳孟達。

周星馳踏著單車的相片攝於當年他們在拍經典電影《大話西遊》的時候，同時期拍攝的女明星就那麼幾個，跟周星馳走得比較近的，就藍潔瑛、蔡少芬、莫文蔚，還是朱茵？

謎底終於揭開，《大話西遊》導演劉鎮偉在近日接受採訪時表示：「那時候周星馳和朱茵在談戀愛，他們經常踏著單車來劇組。一切事過境遷，至尊寶未能愛紫霞一萬年。」



周星馳近日現身駐港部隊新圍軍營，與夏令營同學交流。

路地 觀察 湯禎兆

棋牌親子

孩童的玩物，現在益發五花八門，可說令人花多眼亂，而且每每又有適合年齡階段的標示，對父母來說委實方便了不少。

我和孩子也玩過不少類似的玩物，但後來逐漸有返璞歸真的傾向，即回歸一些簡單的傳統牌戲，例如飛行棋、Line In 4 又或是簡簡單單一副撲克已可以消磨不少晚上，玩得亦樂乎！

當中多少有自己的童年經驗影響，因生於兄弟姊妹眾多的家庭，幸運地可以有三位阿哥陪我作樂，所以自幼已習慣從牌戲中逐步去「學習」——是的，由德國橋牌到真正的橋牌，由麻將到天九乃至十五胡等等，回頭想起只要撇除賭博一面，全屬很有意思的腦力訓練遊戲，而且也是數理邏輯的認知基礎。感謝三位阿哥，循循善誘且花了無數個周末晚上，令我可以逐步透過牌戲去豐富對世界的認知。

回到與孩子的相處上，同樣是按部就班逐步提升難度，令兩兄弟在不同階段均感到有挑戰性及趣味性。不要小覷一些好像單純取決於運氣的棋類，即如飛行棋也，只要按程度去改變一下規則，例如只可逐一飛行還是可結合再按數目移動（即兩枚結合後只能擲出雙數後才可移動一些），孩子要考慮的變化因素已倍增。

又如坊間有不少標榜培育孩子記憶力的棋牌，在我的實戰經驗

中，倒不如拿出一副撲克牌和他們玩「上海麻將」較有效——把五十二張撲克反轉，每次輪流翻開兩張，是一對的就可拿走，不是則蓋上。大家輪流接力，直至所有撲克均被取走，再看看各人手上有多少組牌來決定勝負。我兩個孩子均熱愛此記憶遊戲，每晚均要我和他們對決，而說句由衷話——今時今日，連三歲的弟弟只要不分心而專注於遊戲過程中，往往都可以把我打敗！至於潛鳥龜、蓋棉被、排七（按龍遊戲）及釣魚等等，都是我們會不斷更替輪換的遊戲。除了訓練記憶外，我發現最見效的，是他們逐步掌握預測推算的能力——即推算對手下一步會怎樣做，然後自己應怎樣應變等等。

是的，一切不費多少分毫。更重要的是，一副撲克出門傍身，總好過不少人一坐下便把iPad拿出來麻痺孩子。



孩童時玩飛行棋，帶給大家不少歡樂回憶。網上圖片

百家廊

鐘情

永不褪色的紫荊花

「讓海風吹拂了五千年，每一滴淚珠都彷彿說出你的尊嚴，讓海潮伴我來保佑你，請別忘記我永遠不變黃色的臉……」迎來香港回歸20周年，這首歌曲在我的耳畔縈繞，迴響著一顆赤子之心的回家路，迴響著華兒女的愛依然。

20年是一個節點，20年也是一個輪迴。在歲月的沖刷下，香港，「東方明珠」，早已成為國人生命中的一塊文化胎記，有過貧弱恥辱，見證滄海桑田，走向今日輝煌，不禁讓人百感交集，又心潮澎湃。依稀記得，課堂上，第一次聽老師講到香港，我滿心滿眼都是憧憬，「一國兩制」、「港人治港」、高度自治，陌生而新穎的詞語衝撞心扉，我們一臉懵懂，那句「香港從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」，則在我們心底漾起圈圈漣漪，就像迎面吹來維多利亞的海風，指著祖國母親的叮嚀，把香港、中國內地牢牢攥在一起，再也不分離。從此，香港就成為了我們不變的牽掛，香港島、九龍半島、新界，就成為了我們紅色眺望的地標。

多少次，我在地球儀上尋找那個狹長的水域，我記住了新石器時代那片綠洲的發跡，我也記住了1842年和1860年《南京條約》、《北京條約》的黑色恥辱；多少次，我在地理課上重溫那片被祖國母親凝望得發疼的家園，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，香港被英國重新管治，我忘不了1997年香港回歸的那一天，前一天進駐香港的譚善愛中校對英方衛隊長埃利斯說：「我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接管軍營，你們可以下崗，我們上崗，祝你們一路平安。」那一天，香港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平靜，那是擁入母親懷抱的莫大安慰，那是神聖主權的毅然捍衛。

香港回歸那一年，我12歲，讀小學六年級。提前半個月，老師就讓我們準備慶祝香港回歸的文藝演出，酷熱的天氣，簡陋的教室，只有頭頂一台嗡嗡作響的吊扇，像進入暮年的老鳥，盤旋掙扎，怎麼也轉不快。每天放學後，班委們開會，商討，怎樣迎接香港回歸，最終確定方案，佈置每人回家做手抄報，然後各個小組出節目，舉辦一場班會。任務單出爐，大家就開始行動了，為了讓手抄報做得出彩，連續幾個夜晚，我在檯燈下冥思苦想，心中鼓脹著一種說不清的情

懷，既朦朧，又濃重。那面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，我畫了又畫，改了又改，手上沾滿顏料，雙眸中蓄滿敬畏之情，好像旗幟在心中冉冉升起，自己腳踩在香港大地。紅色代表祖國，白色紫荊花代表香港，紅、白相間代表「一國兩制」，花蕊上的五顆星象徵香港同胞熱愛祖國。兩年後，澳門回歸祖國的時候，我用同樣的方法繪製澳門區旗，可以說，這兩面不同色彩的旗幟，加深了我對「祖國」二字的理解，也歲我的文化血脈更加豐沛，源源不絕。

7月1日那天，記得是個大晴天，酷熱難耐，我們特意換上漂亮的衣服，慶祝香港回歸這個振奮人心的時刻。歲月從指尖走過，很多細節已經淡忘，只記得班上男生演唱《我的中國心》的場景，因為練習次數太多，嗓音變得沙啞，卻恰到好處流轉出那種歷經歲月的滄桑感，歌聲在教室裡久久迴響，穿越天空，抵達遠方的藍色海港，而我們早已在歌聲中許下美好的心願，祖國強大，紫荊花開，永不凋零。後來，升入初中後，迎接澳門回歸班級演出，也是一男一女生演唱，那首《七子之歌》同樣令我刻骨銘心。而立之年，與同學再聚首，回憶中綿延著當年縈繞在耳畔的嘹亮歌聲，那是青春的烙印，那是生命的綻放，氤氳出綿密而細膩的感恩之情。

紫荊飄香，香江春潮湧。轉眼間，一晃20年，飛逝而過，香港與內地並肩發展，和著時代的脈搏，迎著改革的律動，伴著發展的心跳，鑄造今日的輝煌，香港與紐約、倫敦並稱「紐倫港」。然而，下一個20年，我們該怎麼眺望？抑或是，該有哪些反思？

就像陳寅恪先生給長女起名「流求」（流求是台灣的古稱）、次女起名「小彭」（小彭隱喻澎湖列島），就像聞一多先生的《七子之歌》，都是為了牢記歷史。痛定思痛，回歸之路坎坷，這何嘗不是聯結兩岸人民的文化之旅，即便今天，文化之旅依舊在國人腳下延伸，思想直立行走，精神才能崛起。齊邦媛女士「常使英雄淚滿襟」的真情告白，令我錐心刻骨，「巨流河和啞口海，是真正的河和海灣，存在於我生命的兩端，既是真實也是象徵」，跌宕出萬千思鄉之情；龍應台女士細雨中的搖臂吶喊，使我熱血沸

騰：有個叫黃國海的老人，隨國民黨來到台灣，因白色恐怖入獄，他想有個地球儀而不得，無奈撿來皮球做成地球儀，叫人怎能不黯然落淚。「我們要對那一代人的記憶進行尊重，我們溫柔傾聽的時刻到了。」「21世紀的中國內地、香港和台灣，可不可以開啟一個謙卑的大傾聽，傾聽你身邊自以為了解的人，傾聽大海對岸的人，傾聽你不喜歡不贊同的人，傾聽面前那個時代潛藏的記憶……我相信，這應該是21世紀華文世界新的文明真誠的起點。」

我更心心唸唸的是，1974年，葉嘉瑩踏上故土、重回祖國的那一刻，她一口氣寫下2700字的《無題行》：「30年離家幾萬里，思鄉情在無時已，一朝天外賦歸來，眼淚涕淚心狂喜……」回歸，是游子撲入母親懷抱那一刻的淚流滿面，「母親！母親！我要回來，母親！母親！」其實，回歸更是等待煎熬漫長時分的寂寞心曲；回歸，是人心的回歸，何嘗不是靈魂的鏗鏘焊接，成為鋼鐵鑄就的紅色魂魄，抵禦一切外來侵犯，阻擋一切黑色浪潮。

「1997年過去了，我很懷念它。」20年後，再次重溫賀歲電影《甲方乙方》中的這句台詞，沉澱在胸口的懷念更加劇烈翻騰了，甚至堵得我一時喉嚨發緊，說不出話來。我的1997，已經一去不復返，我們的1997，再也回不來了，一個時代轉身離去，隨之而來的是香港的靠近，再靠近。我的懷念，如潮起潮落的香江水，像維多利亞港的紅太陽，永是鮮活，永世難忘。「讓海風吹拂了五千年，每一滴淚珠都彷彿說出你的尊嚴，讓海潮伴我來保佑你，請別忘記我永遠不變黃色的臉……」我期待下一個20年的到來，那份帶有紫荊花區旗的手抄報珍藏著我的童年，也見證著我與香港的成長心路。紫荊花開，開在我們的心田，開在生生不息的兩岸之間。



紫荊花開，永不凋零。網上圖片

鵬情 黃星 趙鵬飛

偏讚鮮肉橫飛的《建軍大業》

當「零演技高片酬」的小鮮肉，被各方競相指責之際，一部獻禮建軍90周年的主旋律大片《建軍大業》，恰如及時雨般上映了。

電影一開場，水腥腥的濃烈味道迎面襲來：黑幫、軍隊相互勾連，大肆鎮壓、捕殺工人和學生，仁人志士陳屍街頭，血流成河。滿篇伸張正義的報紙油墨未乾，整座報館就慘遭焚燬，健筆救國的報人，在黑幫的斧頭下血肉模糊……坐在電影院裡，曾在史書上看過的「四一二」忽然鮮活在銀幕上。從結構上來看，整部片的情節清晰明瞭：以時間為序，選取四個段歷史節點：蔣介石發動「四一二」政變是導火線；周恩來指揮八一南昌起義是中共獨立領導武裝鬥爭建立軍隊的起點；毛澤東領導的九月九日秋收起義，舉起了工農革命軍的第一面軍旗；九月二十日朱德率領3000人在梅州大埔三河壩，誓死狙擊錢大鈞兩萬多人的追擊，次年四月二十八日，毛澤東、朱德在井岡山會師，革命的星火開始燎原之勢。

無論是從劇情推進，還是角色塑造，劉偉強延續了一貫的執導水準。早熟能詳的一段歷史，通過他的裁剪穿插，刪繁化簡，情節顯得緊湊活潑。譬如漢口會議上，毛澤東語出驚人，發出了著名論斷「槍桿子裡面出政權」，沒有大會發言權的鄧小平，正是這次會議的記錄秘書，聽聞眼前一亮，即刻奮筆疾書記錄了下來。譬如，楊開慧悲別毛澤東時，儘管三個

年幼的孩子使勁地呼喊爸爸，面容堅毅的楊開慧語氣堅定地囑咐他，不要回頭。再譬如，曖昧的光影裡，蔣介石與宋美齡竊竊私語之間，便對局勢做了裁決。再譬如三河壩一役，朱德忍痛留下死守陣地的一批年輕戰士，全部壯烈，作為對手的錢大鈞，收拾戰場時，脫帽致敬，仍不忘交代下屬，畢業於黃埔軍校的學員要好好安葬。

「槍桿子裡面出政權」、「黨要指揮槍」、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」，透過不同的場景，毛澤東提綱挈領式的警句，讓觀者對為何要建軍如何成就大業若有所思。

這部被導演劉偉強刻意打造成熱血青春片的《建軍大業》，幾乎把半個娛樂圈的小鮮肉們都拉了進來。劉昊然飾演粟裕，馬天宇飾演林彪，董子健飾演鄧小平，歐豪飾演葉挺，李易峰飾演何長工，鹿哈飾演一個無名船夫，張藝興飾演盧德銘，鄭元暢飾演俞濟時，楊佑寧飾演錢大鈞。當紅的小花旦們也不甘示弱，關曉彤飾演鄧穎超，李沁飾演楊開慧，周冬雨飾演范桂霞，張天愛飾演宋美齡。擔綱挑樑的實力派藝人更是實力與顏值並重：朱亞文飾演周恩來，劉燁飾演毛澤東，黃志忠飾演朱德，王景春飾演賀龍，霍建華飾演蔣介石，韓庚飾演張學良，張涵予飾演杜月笙，余少群飾演汪精衛，小宋佳飾演宋慶齡，馬伊琍飾演向警予。

尤其是黃志忠飾演的朱德，再次爆發無人可及的圈粉實力。為了給南昌起義盡可能地減少

阻力，他做東組織飯局，廣邀南昌城裡的各路勢力，推杯換盞，嬉笑怒罵，展現得游刃有餘；為了讓主力部隊順利突圍，他主動請纓，有勇有謀，以不足敵軍十分之一的兵力，血戰三河壩，一大段慷慨激昂的台詞，悲色瀟灑卻又壯懷激烈。一撥年輕演員雖然面容稚嫩，這個年齡段特有的熱血和激情，正符合了英雄們當年的顏色。飾演葉挺的歐豪，在南昌起義中激情勃發鬥志昂揚，把那個被後世讚許為勇冠三軍的葉挺將軍，刻畫得立體青春，堅毅挺拔。

我在歷史資料上看過諸位英雄的照片，黑白斑駁模糊不清，我從劉昊然飾演的粟裕、馬天宇飾演的林彪身上，看到了英雄年輕時的陽光和英氣。雖有老臉伏魔，但我仍信惟有年輕多壯志。水火熾熱的年代，為革命理想面無懼色，衝鋒陷陣穿花槍林彈雨中時，他們也正是這般如花如火的年紀。

我的家鄉有一句俗語，「少不看《水滸》老不看《三國》」。說年輕人看了《水滸》，容易學那綠林好漢打打殺殺，年老了看《三國》學那陰險狡詐算計人，人生就全無慈悲可言。可是若不讓年輕人橫衝直撞，讓小鮮肉披掛上陣，暮靄沉沉的英雄史詩片有何好看？若只是把持了基因，就自以為掌握了標準，對小鮮肉們橫加指責亂批一通，與年老了還陷在三國式的陰謀詭計裡，不知星燦爛不知明月朗朗之人有何分別？既唯此，我偏讚佈滿小鮮肉的《建軍大業》拍得不錯。